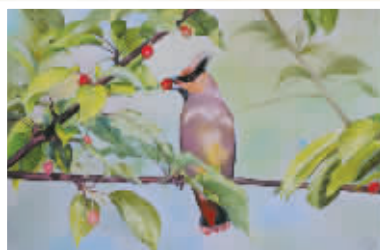


万物有灵且美 “社恐”女孩的自然手绘历程



张可航在观察自然。



小太平鸟



美眼蛱蝶(秋季型)



《我的自然记录本》(封面)



栗喉蜂虎



草鸮



大树蛙



羊乳

我是个实打实的“社恐”。人多的地方我不敢去,假日里倒偏爱跟着喜欢自然摄影的父亲往荒野跑。宁波城西就是连绵的四明山,山一重水一重,车子慢慢往里开,总能遇到别样的惊喜。呼吸着山里的空气,身处人群时的那种局促感也就随之消散。

我习惯静静伫立、细细观察,将山野间的一草一木、一虫一鸟,悉数收进眼底,再以水彩为媒,温柔落笔,定格自然的灵动与温柔。

得益于宁波出版社的邀约,我将多年的自然习作整理成册,出版了《我的自然记录本》。书中收录百余幅原创水彩作品,聚焦华东地区常见的花鸟蛙虫、草木生灵,皆是我踏遍山野、实地观察后的真诚记录。

山野撒野:懵懂的童年自然记忆

我打小就喜欢山野多过闹市。读小学时,我几乎每年暑假都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待在爷爷奶奶家,在嘉兴海宁乡下的田野里玩耍。那时最爱玩的当属抓蛤蟆(江南最常见的泽陆蛙)。抓蛤蟆这事儿很有讲究:动手时,脚步要放轻,从目标背后慢慢接近、蹲下,然后,双手拢成一个小罩子,猛地向前一扑……可怜的小蛤蟆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牢牢地握在了手中。运气好时,半天功夫就可以把蛤蟆塞满半个油瓶,拿去给家里的鸭子加餐。

回头来看,这段童年往事固然有趣,但也稍有些残忍。幼时不懂事,接触自然的方式有点野蛮,什么都喜欢抓来“上手”。随着年纪渐长,父亲身体力行地教导我:比起以好奇为出发点的把玩(甚至伤害),我们更应以平等的视角观察、欣赏自然万物。

这几年,回海宁看望爷爷奶奶时,路过曾经抓过蛤蟆的稻田,但见禾苗青青,唯有几只伸着长脖子的白鹭,静待捕猎的时机。我想,这一幕,才是田间本该有的自然之景。

画笔为门:闯入博物绘画的世界

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说,十几年前偶遇的一群麻雀改变了他的生活,推动他在“博物学家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那么,无意间为我撞开了博物水彩绘画的大门的“麻雀”,应当是初三时教Earth Science的外教布置的一次暑假作业。老师说,这次作业无论上交气象观察还是植物生长日记都行,我因为夏天时常跟着父亲夜探溪流寻找蛙类,于是突发奇想,打算绘制宁波蛙类图谱。

第一幅画,画的就是幼时常抓的小蛤蟆,泽陆蛙。不试不知道,自己虽然画得不能算精致,但至少蛙眼中有神,体色还原也算不错。当时父亲很吃惊,而我开始暗暗思考:能否一直坚持下去?把绘画纳入自己的未来规划来考量?于是,我又买来许多相关书籍,同时搭配视频网站上的教程进一步自学水彩绘画。

我对自己说,不论结果怎样,只要敢于动笔,就算成功了大半。等完稿了,再去总结这幅画哪些地方做得好,哪些方面下次可以有所改进。同时,多看大师的作品,结合学来的技法,自己细细琢磨、应用,长此以往,就有长进。

那年,我完成了20余种宁波本地蛙类的绘制,有些画还发表在了《宁波晚报》上。后来,老牌青少年科普杂志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的编辑看到了这些画,于是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开设每月一期的自然笔记专栏,持续了两年多。

由此,我也慢慢将画笔伸向了鸟类、昆虫、野花、野果等多种题材。那会儿劲头足,双休日在家完不成的画稿甚至会带到学校宿舍里继续画。有时,眼看截稿时间到了,夜深了,我还伏在小桌上,捏着笔刷细细描画;同时,耳朵还得留心走廊里的异动,唯恐宿管冲进来把我逮个正着。

崭露头角:与自然科普相伴同行

慢慢地,作品有了积累。近几年,父亲出版了好多本书,如《云中的风铃》《夜遇记》《诗经飞鸟》《东钱湖自然笔记》《神奇鸟类在哪里》等,每一本书里都有我的水彩手绘作品。

我也曾被邀请上了宁波的TEDx的演讲席和第二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,谈谈自己对自然与绘画的感悟。通过和来自天南地北的专业人士交流,我也逐渐认识到博物绘画和普通绘画确实有所不同,没在野外亲眼观察过所画对象,最后的成品总归差点意思。

以鸟类为例,它们的羽毛和眼珠在不同光线下变化无穷,甚至会受到环境色的影响。照片只能捕捉它们一瞬的动态,画家若是完全照搬像素点还原的影像,而不传达自己亲身感受过的鸟儿之神采,那么画作往往只会剩下“像”,却失去了生物应有的灵气。如此一来,便偏离了博物画所应体现的“万物有灵且美”的真谛。

于我而言,大自然从儿时撒野的游乐场,一步步变成了创作的素材库、烦扰时的清净地。没想到不善交际如我,也能从山野中汲取灵感与力量,甚至于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来。想来乡土自然何其瑰丽,自己的画作若能传达其万一,让更多人看见乡土自然的灵动与温柔,人生便不算虚掷光阴。

张可航